

校对 ⑥



永远在路上

□方名列

人会犯错,同样机器也会犯错。一次临下班,我正在整理办公桌上的东西,不料,值班编委走进编辑室,拿着手中的报纸清样给我看,我当即一愣,怎么有差错?我接过报纸按照其指点的位置一看,原来右上角的一篇报道,开头就落下了一个字,这奇怪了,我看的时候,明明是“浜子港”三个字,怎么一下子“老母鸡变鸭”成了“子港”两个字?正当我不知所以然地对报纸上“子港”两字发呆时,组版员走了进来,说这是技术问题造成的。其实,这个版面我一共看了三遍,因新增加了一条简讯,故而在看第三遍时,只着重看了那条简讯,其余的草草浏览了一下,根本不知会发生这种事。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毫无睡意,想想工作中发生的事心情难平,不该啊。虽说不是我负主责,但我应该看出来,这充分说明自己还“嫩”,缺少经验,这样反思着,直至楼上那户人家的座钟敲了两下后,才迷迷糊糊地睡去。此后,长了记性,交付的版面,我都把每篇报道开头再看一遍,唯恐再出现技术问题而重蹈覆辙。

每年的地方“两会”报道是重中之重,总编早就“打预防针”,要擦亮眼睛,不能出现丝毫差错。可有一天深夜,众人睡意朦胧之时,清样出来,报眉上的政协徽章竟然放反了,幸被值班编委发现,“瞌睡虫”顿时一扫而光,究其原因,也是机器惹的祸。

重稿,就是以前发过的稿子又发了一遍,这是业内的大忌。然我们编辑部人手少,版面的编辑不是固定的,譬如今天编一版,明天编二版,还有偶尔的新人代班,如果系统出错,用过的稿子没退,刚巧编辑、校对、编委等一干人均换了,各手不知账,也可能造成重稿。所以,在改进系统的同时,总编要求我们从自身做起,每个人对每天的报纸均要大概读一遍,杜绝重稿的发生。

其实校对的过程,也是学习提高的过程。那年,九马国际半程赛前夕,奖金揭秘,获得各级别组一至五十名的可分别获得多少奖金,另还说,主办方还将为破世界纪录的男女运动员分别提供多少元的破世界纪录奖。当下心中纳闷,自己是个体育爱好者,对马拉松也有所了解,印象中马拉松比赛在野外进行,受路况气候等多种影响,只设世界最好成绩,没有世界纪录。后联系记者,记者说确有世界纪录。咋回事?于是,我上网一查,果然,早在几年前,马拉松比赛就告别只有世界最好成绩的时代,开始拥有世界纪录。是我明显落后于时代,还以老体育迷自居,真令人汗颜。

同样有则体育报道《某山地越野赛开跑》,其中讲到“比赛设60公里组与30公里组两个类别”。头脑一想,马拉松才40多公里,难道这个越野赛有那么长的距离?问记者,说是正确的,后又在网上查,这个设置也是有的,恕我寡闻,又增长了知识。

有篇报道说到“台账”两字,心中疑惑,到底是用“账”还是“帐”?刚好前几天重读了《镜花缘》,记得书中有对“帐”字的说法,利用晚饭时间,回家查阅,书中写道:“古人字书于帐字之下都注‘计簿’,谁知后人妄作聪明,忽然改作贝旁,其实并无出处”。不管是“安设床帐”还是“管理总帐”均作“帐”,再查字典,“帐”同“账”。现一般“账”用在“账目”上,“帐”用在“帐篷”上。

去年九月,宁波植物园即将开园,报道中说其核心工程全面进入扫尾阶段,梅园、兰园、钟观光植物标本展示馆等房建主体部分已完成。心想,“钟观光植物标本展示馆”啥意思?是否多了一个“钟”字,编辑问了记者,说就是这样的,纳闷,查“百度”始才大悟,原来“钟观光”是一个人名,还是我们宁波人,是著名的植物学家、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开拓者。

俗话说,做到老,学到老。我在校对这个岗位上,共工作了三年七个月,现在虽然已离开了报社,但在这一千多个日子里,我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结识了许多新的同事,给了我不断学习的源泉,我将珍藏这笔财富。人只有不断进取,不断追求,永远在路上,才不会被时代所抛弃。(完)

我的晚报情缘

情系晚报

□许金达

我从小就爱好文学,喜欢阅读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而报纸副刊上的散文则是我的最爱,因为它短小精悍,可以见缝插针地读完。自从《宁波晚报》1995年创刊后,我就开始关注它副刊上的作品。那些作品,有的清新空灵,如王维的田园诗;有的含蓄隽永,像梵高的印象画,使我惊叹,使我遐想。因为那里面的许多作品所描述的都是我所熟悉的风情和景物,读来倍感亲切,从而引发了我心灵的久久共鸣。最使我肃然起敬的是,夏真、赵淑萍、寒石等本土作家在滚滚红尘中甘守寂寞,在这块土地默默笔耕,营造着自己的净土,把自己对生活、对生命的感悟娓娓道来。那时,当我读完那些文章,常常有一种向《宁波晚报》副刊投稿的冲动,但又觉得自己不是这样的材料:“算了,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时光老人迈着蹒跚的步伐,不紧不慢地走着,转眼间到了2005年。我觉得那一年是我的人生浓墨重彩的一年,也是我人生的分水岭,冥冥之中那只无形的手把我和《宁波晚报》紧紧联系在一起。它的起因,应该说跟我母亲有关。

在我的心目中,我的母亲是一位坚强而不幸的女性。从我10岁那年春天父亲患癌症不幸去世后,母亲就以羸弱的身体挑起生活的重担,含辛茹苦地养育我和弟弟。那时,有什么好吃的她总是留给我和弟弟吃;晚上,当我一觉醒来,常常看见母亲在昏暗的15瓦的电灯下,缝补我们穿破的衣服。渐渐地,我们终于长大成人,参加工作并相继成家,而母亲却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生活渐渐变得不能自理。

那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陪母亲吃饭,看着母亲苍老的脸庞,童年的一幕幕场景不禁纷至沓来,于是我提笔写下了《陪母亲吃饭》。星期天,我把文章的打印稿放进信封,然后骑着自行车来到离家五里远的镇上邮局,郑重其事地把信封塞进邮箱。令我没想到的是,不久后的2005年5月12日,我在《宁波晚报》的副刊上看到了自己变成铅字的文章,我情不自禁地读了一遍又一遍,心里涌起一种难以言表的喜悦。

《陪母亲吃饭》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从此以后,我常常向《宁波晚报》副刊投稿,也就常常有文章发表在副刊上。那些文章中,有我对人生感悟的《心存善念》《学会洒脱》;有描写我童年生活的《夏天的记忆》《母亲离家的日子》;有叙述我与学生真挚情感的《真情的回报》;有反映浓浓亲情的《舅舅与菜瓜》等。

光阴荏苒,十几年后的今天,当已经是宁波市作家协会会员的我,频频地在报刊上见到自己变成铅字的文章的时候,当我屡次站在颁奖台上领奖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宁波晚报》,正是因为二十多年来她的一路陪伴,才使我的脚步变得如此充实、坚定,我的生命也因此变得多姿多彩……



叶有所思

不能等

□叶蓉

食堂的早餐有时有馄饨,本来是我很喜欢的一道点心,可是每次去都有些晚,那些馄饨被泡在汤水里,看上去恹恹的,失去了原来的美味。不死心地还是要了一碗,那些皮子吃到嘴里已经软趴趴地像是要糊掉,一点也没有了先前的爽滑。

很多食物,都有食用的最佳期。沓了的面条、氧化的苹果和泡久了的馄饨水饺……都失却了它们最美好的时光。再美味的东西,一旦放久了,就在天地间被汲取了灵魂,只留下干巴巴的肉体。

所以很多事情啊,就像吃一碗馄饨,不能等。

小时候总想着等长大,长大以后就可以怎样怎样,可是当年的那些雄心壮志,一个也没有跟着我长大。等我真的长大了,它们早就灰飞烟灭,偶尔想起来,跟想起一碗放久了的馄饨一样,一点重拾的欲望都没有了。

好多事情就该赶快做。想学的课程、想读的书、想做的运动、想见的人……在念头起来的那一刻,就该赶快付诸行动,因为很多人和事,根本就不能等。你想要等一等,却不知道时间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改变这个世界,晚一点捧起的碗,是凉掉的汤和糊掉的面皮。你以为它们是它们变得不再美好了,可其实,是你错过了最美好的那一刻。

昨日之日不可追,今日之日须臾期。

总第6391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 essay@cnnb.com.cn